

蓬

窗

日

錄

蓬窓日錄卷之三

世務一

星度

日食

戶口

建都

畿輔

武備附

京畿水利

營制

藩鎮

邊屯

鹽課

黃河入海

漕河

漕規漕官附

海運

海運緣革

新河故道

澤窓日錄卷之三

星度

天文所以觀天察地考數造曆以授民時者也然驗天所以必合乎地者以天節氣難尋地之中氣可按也節氣者何十一月大雪之類是也中氣者何十一月冬至之類是也天無體以二十八宿爲體天無度以自其行過次第爲度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日有十二時時刻皆八子午卯酉則加二刻天度所歷所謂至于角婁井奎是謂度也地面所經所謂出卯入酉出寅入戌某時某刻者也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而又分謂四分之日以周天分

十二次次三十度而復爲四分之度所以筭也日  
順數之見其進與天左旋逆數之見其退而若右  
轉是以自地面而觀其運行則皆左旋自天度而  
考其次舍則日月五星以漸而東其行不及天而  
次舍日以退然雖退其行未嘗不進退雖逆其進  
未嘗不順氣盈朔虛閏以生矣若夫五星則復可  
言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  
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於衡山熒惑位焉鶉  
首實沉以負西海其神主於華山太白位焉大梁  
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於恒山辰星位焉鶉火大  
火壽星豕韋爲中州其神主於嵩丘鎮星位焉辰

次之行節節相係是以分野定於山河陰陽昭于  
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自乾携巽以爲天綱分野  
與帝居相值皆五帝墟也故究咸池之政而在乾  
維內者降婁也故爲少昊氏之墟叶北宮之政而  
在乾維外者訾辰也故爲顓頊氏之墟成揖提之  
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爲太昊氏之墟布太  
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爲列山氏之墟  
得四海之中承泰階之政轅軒也故爲有熊氏之  
墟蓋懸象在天其本在地土氣之與天星以精氣  
相不係方隅故占測分度但以山河爲限不主  
州國是以先儒配國吾皆無談其雲漢終始原于

二至者必極其趣今夫十一月一陽生雲漢漸降  
退及艮維始下接于也至斗建間復與列舍氣通  
在易則爲天地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  
進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沉潛於東正之中  
故易雷奮地爲豫龍出泉爲解皆房心象也星紀  
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爲雲漢末派山河極  
焉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正位陽氣  
自明堂漸升達于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在  
易以陽央陰象也升陽進踰天關得純乾之位故  
鶴尾直建巳之月列太紫爲天庭正月一陰生雲  
漢潛萌于天稷之下進及井鉞得坤維之氣陰氣

始達于地上而雲漢上升始交於列宿七緯之中  
矣雲漢達坤維右而漸生始列宿上觜觿參代皆  
值天關表而在河陰故實沉下流得大梁十月陰  
氣進踰乾維始上達于夫雲漢至營室升氣益究與  
內規相接故自南正達于西正得雲漢升氣自北  
正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夫究一元之流行以考  
雲漢之始終而及乎帝居之所直以觀天文斯過  
半矣帝居之所直五行之精氣所以宰乎物者也  
是故金木得天地之微氣故其神治於季月水火  
得天地之章氣故其神治於孟月章道存乎至微  
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沉潛而不

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由是觀之  
曆特爲紀數之音象特爲觀天之器大本大原則  
不在是矣故吾之所取南考中星北察斗建宅四  
方四隅以定候審二至二分之測景稽一元升降  
之常度隨時收改以與天合必不拘拘有迹之粗  
以寫無形之妙其所以察之齊之必在心術之微  
不倚器數之末此欽明文思帝堯所以爲不可及  
而趙堯李舜倪湯貢禹雖舉春夏秋冬惟詩書不  
事心德無素漢高所以僅小康也

爾雅既曰釋天不得不畧言其趣凡有六等一曰盖天  
文見周髀如盖在上二曰渾天形如彈丸地在其



中天包其外猶如雞卵白之繞黃楊雄桓譚張衡  
蔡邕陸績王肅鄭玄之徒並所依用三曰宣夜舊  
說云殷代之制四曰昕天昕讀爲軒言天北高南  
下若車之軒吳時姚信所說五曰窮天云窮隆在  
上虞氏所說六曰安天晉時虞喜所論鄭注考靈  
曜云天者純陽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璿璣玉衡  
以度其象如鄭此言則天是太虛無形體但指諸  
星轉運以爲天耳

史云郎官上應列宿誠哉是言也矧三公九卿乎故中  
台星折則張華應之長庚入夢則李白應之趙普  
乃紫微垣一小星之類其應歷歷不能枚舉前元

天曆戊辰婁宿降靈我

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婁星復明又若洪武  
元年正月彗出昴宿是年元運除舊

高皇布新是昴宿實應胡星也正統己巳熒惑入南斗  
則

車駕北狩弘治庚申夏彗犯紫薇垣五尚書予以錄於  
前矣此皆所聞所見者孰謂天道玄遠而不可稽  
哉

列子曰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百川水  
潦歸焉此非大觀之見也天左旋地處其中順之  
故日月星辰南面視之則自東而西北面視之則

自西而東北極居中日月星辰四面旋繞非就下也遠不可見也日月星辰恒在天也人遠而不及見如入地下耳論衡曰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火光藏矣非滅也此語甚真崑崙山地中極高之所故山南之水皆入南海山東之水皆入東海山西之水入西海山北之水入北海此西域記論之中國當崑崙之東故江淮河漢皆入東海而云地不滿東南者知其委而不知其源者也

日食

司馬光

日之所照周遍華夷雲之所蔽至馬近狹今太陽實虧

而有浮翳蔽之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乃  
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  
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亦以爲沈酒于酒禍  
在內也二年二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  
亦以爲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以爲永之所言  
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  
見京師不見者禍浸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  
曰人君爲陰邪所蔽灾慝明著天下皆知其憂危  
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人主尤宜側身戒懼  
憂念社稷而群臣乃始相率稱賀豈非上下相蒙  
誣枉天譴哉又食不滿分者曆官術數不精當治

其罪亦非所以爲賀也

日月蝕昔人紛紛置論不一

國朝宋潛溪云月本無光其有蝕是爲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寡故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雞子中黃大不過與月同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宋此論將有見於夜耳月蝕固有在申酉時在寅卯時者或日未沒或已出亦可謂地中日下而隔蔽乎且日何爲亦有食也劉保齋云日輪大月輪較小日道近天在外月道近人在內日食既時四面猶有光溢出可見月輪小不能盡掩日輪也日月

合朔時月常在內未有日在內者故月食日也日月相望則日食月者月雖實日光有圓於望時然微相參差則光圓恰相衝射則日反食之如點燈者當在爐炭炎熾之尖所衝射則燈反不然此曆家所謂暗虛言月爲日所暗而非日之實體暗之乃日之虛衝耳此言有據日外月內者日火也月水也此日月之行所以有上下之異然謂其輪復有大小則恐未宜日食既時四面猶光自緣日光本盛與月不同乃爾若地與月其形體大小何煩擬類昔人以遠征至日出入處已有所言朱子亦嘗言之日固不大於月也宋之所言地影正可如

佛氏言月中所有不當以論月蝕劉之所言乃是  
曆家之說曆家日光遙奪月光則月食日爲月  
掩則日食之說朱子嘗以示門人矣考之理數

似只如此他日論日蝕又云日月會合處月合在  
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蝕論月蝕云日月相照月不

受日光

此一句是  
用伊川語

陰盛亢陽而不少讓故蝕何也

陽氣衰陰亢陽不讓此日蝕事也日蝕書於春秋而

月蝕不書若陰盛亢陽爲月蝕之災聖經安得忽諸

禹本記言河出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

爲光明也後儒日如火把之譬蓋出此元人嘗窮  
河源矣殊不如本記之所言者

十二相屬取義子寅辰午申戌俱陽故取相屬之奇數  
以爲名鼠五指虎五指龍五指馬單蹄猴五指狗  
五指丑卯巳未酉亥俱陰故取相屬之偶數以爲  
名牛四爪兔兩爪蛇雙舌羊四爪鷄四爪猪四爪  
見洪巽漫錄子午卯酉五行死處其屬体皆有虧  
鼠無膽兔無腎馬無胃鷄無肺見曾三異因話錄  
或曰鼠膽在首非無也

唐堯元年甲辰至我

太祖洪武元年戊申計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六十三甲  
子邵氏經世書謂堯得天地之中數蓋堯之時在  
日甲月巳星癸辰申而當乾之九五值十二萬九



千六百年之中故謂中數也考之天開甲子至我  
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計六萬八千八百八十一年勝  
國元明善有曰夏禹即位後八年而得甲子入午  
會之初運當始之初六故推勝國至元甲子爲午  
會第十運則今已入第十一運之中乃始九三也欲  
復二帝之盛以躋三代之長是望 今日

戶口

古今戶口登耗不同大抵易代之初常耗而承平日久  
則登矣禹分九州時民戶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  
千九百二十三民口三千九百二十二萬周公相  
成王時民戶一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

三民口四十九百二十三萬二千一百五十一春  
秋時民口一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漢平帝時民  
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二千六十二民口五千九  
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之極盛也光  
武之興民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四民  
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桓帝時民戶一千  
六百七十萬九百六民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  
十六至三國鼎立之時通計戶一百四十七萬三  
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  
一晉武平吳天下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  
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至隋

大業中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

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至唐永徽中戶三百

八十萬天寶中戶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口

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此唐之極盛也

至大曆中戶纔一百三十萬此古最耗者宋太祖

定天下戶三百九萬五百四至真宗時戶七百四

十萬七千五百七口一千六百二十八萬二百五

十四神宗時戶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

十三口二千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徽宗宣和

中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

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此宋之極盛也元

世祖混一之初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至其末年口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此元之極盛也我

朝洪武之興當元亂殘毀之後戶口尚耗至嘉靖中戶九百三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口五千八百五十五萬七千七百三十八亦可謂盛矣然今制軍匠等戶不分析民間口之入籍者十漏六七况自茲以往日丁盈成之運將來戶口之登豈止漢唐宋元之所謂盛者而已哉

按馬端臨曰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

而多窳惰之輩均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爲士則務學問及其爲農則勤稼穡及其爲兵則力戰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後世之民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冑則慚農安於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不足以增重邦國官既無籍於民之財而徒欲多爲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而民益窮苦憔悴祇以丁多爲累矣悲夫

賦重莫如蘇州畝科糧至有一石六斗三斗及二石者  
洪武初正耗止二百十四萬石永樂後益爲三百

萬石餘兩京百官祿俸儘派蘇州計米幾三十八萬石又供親王白熟米一萬石餘

建都

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鄧焉唐朱朴之議曰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則漢興鳳林爲之關南則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誠形勢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極選也雖然皆未有及燕薊之形勢者大行盤盤自西而北居庸古

北松亭等關北瞰河漢南引江淮土厚水深博大  
爽愷其人沉鷲材勇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王霸不  
得不霸之地豈非天遺其勢以貽我

明萬世帝王之業乎朱朴襄陽人以三史舉繇荆門令  
進京兆府司錄叅軍改著作郎乾寧以大府少卿  
李元寶欲取中外九品以上官兩月俸助軍與朴  
上疏執不可而止擢國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  
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  
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  
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  
帑藏里闕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

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  
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興鳳林爲之闕南蒯澤環屈  
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崕聯絡  
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  
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勢就未王而  
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山河壯麗處多  
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也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  
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彊悻狼候  
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  
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  
極選也不報



吳朴紀畧云關中西接姜戎東盡潼陝南連巴漢北際

朔方左有函谷二轂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有褒  
斜隴首帶以黃河涇渭之川金城萬雉周池成淵  
九州上腴天地巨隩楚地有變出兵商於直搗上  
庸又命巴蜀治舡積粟浮岷江直造巴東從江漢  
以抵襄陽則東西合勢夔萬歸郢宛葉唐鄧永以  
無虞他寇非所患也韓魏有變吾出兵同莘下甲  
宜陽據虎牢成臯歷原武延津以及衛輝陽晉再  
自成臯渡河踰漳直會洛州又徑渡蒲津以據汾  
絳則韓趙魏底定若以魏兵攻臨淄即墨之南發  
河北之卒直批博關則淄青又寧山東無恐蜀中

有變若命江伯之兵趨成都狄道之兵趨甘松或由司馬劔閣或自陰平故道或進階文或由瞿塘多方百出則蜀道悉平金牛巫峽難爲其險矣蓋關中所以制禦諸戎如自高臨下有以知其險而計可萬全諸戎若逆禦關中如自下趨上則不勝其沮銳氣易盡此關中所以可都也我國家南北肇建兩京其山東兩河等處古稱難治所謂中強之弊首尾之弱或者不能無之况自北都臨制中原勢頗不順而關中出師區夏順若建瓴何則大河以南自保州邊吳泊西距長城口廣袤五十里其間若遂城西北十八里之牛山至保州西北六

十五里之栢山路谷十餘如保安西北四十餘里  
之八角口古北平軍灰嶺山二十五里之安陽口  
定州之西一百八十里之北砦與夫石舅銀坊冶  
山數處雖北京能制中原之道然山川形勢與京  
郡大是向背苟也兵聚衆必死以守未易當也其  
外多阻塘水不可進矣載觀自順安東至任丘二  
十里川塹溝瀆鞏泉縱橫地類天牢又東北至雄州  
三十里又東至霸州七十里又東抵海水口營田  
圩岍濕水漸洳地類天陷又自順安至肅安約五  
里兩河之間蘆草茂盛地類天羅又西至安肅縣  
之西二十五里夾地之間磽确不平地類天隙凡

此皆難師於中原者也

元劉太保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太都國祚長民風滛  
遂定大輿爲大都開平爲上都四月避暑則於上  
都馬就水草八月回大都歲以爲常

周自后稷至于文武皆都關中號爲宗周秦爲阿房殿  
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上  
可以坐萬人庭中受十萬人二世爲趙高所殺於

一宜春宮在杜城南三里葬於旁

都金陵者宜守淮以防外庭守武昌九江以蔽上游守  
淮之勢東固淮安泗州自丹陽而揚州而淮安而  
泗州乃全淮之右臂也西固鳳陽壽州自采石而

和州而鳳陽而壽州乃全淮之左臂也東無淮安  
雖得泗州而不爲用西無鳳陽雖得合肥而不爲用  
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  
昌爲之都會故湖廣所以蔽九江江西諸水與鄱  
陽之浸滙於溢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故九江所以  
接武昌而蔽奎陵若用於天下則徐邳臨清淮安  
之應也洛陽鈞鄭鳳陽之應也荊州武昌之應也  
而襄陽又荊州之應也固荊州可以開蜀道固襄  
陽可以控川陝固臨清可以通燕冀固洛陽可以  
制潼關其西南守江西以運百粵其東南守浙江  
以治閩吳皆金陵之門庭帑藏云爾

金陵控帶荆揚引輸江湖宅中南北山川之雄結原隰  
之平衍食貨之富饒足以容萬乘供六師我

太祖閱江樓記深得之

太祖平定天下之後以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虜以問廷  
臣此聖人高出萬世之見也而翰林修撰鮑頻對  
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百年地氣天運已  
盡不可因也豈非風水之說乎今都燕百五十年  
天下太平如一日則地氣天運已盡之說敢為欺  
罔可以誅矣

五季及宋都汴梁汴梁宅中南北街道水陸後世議都  
者舍金陵其度幾乎其地平曠無險三代前封建

諸侯則王畿無恃故不可都春秋以後葵丘之會  
踐土之盟敗師于邲于鄢陵及劉項畫界鴻溝已  
各留意夫重屯之勢利於用武又得扼控屏蔽以  
制於外是誠勝地如因燕薊固絳澤則彰德衛輝  
無北憂固山南則嵩洛無西憂固襄黃則南汝無  
南憂固歸濟則歸陳無東憂由是而運於四方漕  
貢朝會之便永無所歸

夫建都之說有三尚德者觀其會藉力者審其要處變  
者先其急周公之營洛也道里遐邇無相遠也朝  
覲會同不偏累也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故曰  
寧以天下病子孫不以子孫病天下此觀其會者

也漢高之都關中也披山帶河四塞爲固三面保阻獨以一面臨敵卒然有警百萬之衆可具故曰地勢便利下兵子諸侯猶居高屋建瓴水也此審其要者也光武之據河內也深根固基爲天下本西逼赤眉之強北掃幽薊之亂故曰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此先其急者也外此則宋襄之仁義終虧傷肱之師項籍之宰割無揀固陵之急江左紛紛六朝迭華露捷徒聞翠華不北蓋所謂無其實而慕其名舍其利而履其害也嗟夫天時可恃也而歲德所臨不足禦王翦之攻地險可據也而祁山大舉無能免馬謖之敗人心可憑也而宋人



南渡群萬千忠節之士俛首喪氣于武林瓊崖之間是豈不有道焉存之爾乎故嘗曰尚德之說遠應變之謀迫無已其惟審勢乎審輕重之勢以酌首尾之分明首尾之分而定內外之極則關中其最也幽薊并冀其次也宛洛許鄴自置身于戰場荆益湘吳終限宇于天外魏人狹小雲代款事改遷不于關中而于洛陽此所以恒朔之地盜賊蠅興秦隴之間終成異域也已

畿輔屏蔽

元人攻燕勁騎搗居庸北附其背大軍出紫荆口南扼其項今宣大鴈門蔚朔等關雖爲京師外藩然降

城高闕東勝險要未復外藩關鎮僅可自支且大  
寧久沒於奚胡輻裏關口如順天府北九十里有  
昌平州東北九十里有黃花鎮自黃花歷大小  
谷口如白馬陳家弔馬等峪關口積有四十八東  
至密雲縣之古北口自古北口歷二十四關口至  
娥眉寨其間歷黃松峪將軍石等關凡五口乃抵  
薊州東岸峪自關以東歷寬峪等關凡十口乃至  
遵化縣之馬蘭峪自此歷沙波羅文松青龍井兒  
潘家口團亭寨等關口凡三十一乃至大喜峰口  
又歷七十口至永平府遷安縣之青山口自青山  
歷十二口直抵冷口自冷口東歷河流徐流等三口至

劉家口又歷四口乃至盧龍縣之桃林口自桃林  
又歷四口至昌黎縣之界嶺經箭桿等六口乃至  
撫寧縣之義院口又歷石門等五口至董家口自  
董山歷大毛山小青山等十口直至山海關前後  
跨越一州七縣但念喜峰潮河去京師二百餘里  
地甚平坦可以長驅黃花山海兵糧少弱密雲一  
帶地方延長營堡稀濶力分勢緩朵顏結婚海西  
連併兀良哈計料今日不惟不敢出喜峯收大寧  
破走朵顏且慮變起倉卒而無以應之者矣夫關  
口之要昌平東北極於山海關若語西南則又盡  
於大龍門若保定真定亦有可言矣是故昌平之

西有楊口西歷二十七關口直至天津關自天津西歷十五口直至大龍門又保定府易州之西八十里有紫荆關唐縣西北有鴻山倒馬八渡三關真定府井陘之故關自故關而之真定府西之惡石自惡石而之靈壽縣西之白羊由白羊而之曲陽縣之龍泉自龍泉而之金龍自金龍而之周家堡自周家堡以至定州之西倒馬關夫永順真保前後關口積二百有二十寺峰潮河固可惧而紫荆白羊亦不可忽也景泰中虜騎次止都城之下非以失紫荆白羊者乎蟻穴弗防遂成龜窟謀國者當必有深長思者矣

薊州遵化平谷之馬蘭谷將軍石大喜峯口熊兒谷三  
屯營羅文谷寬佃谷等俱北邊緊要關營豐潤之  
南即臨大海海運道其要接永平東北當密雲之  
路誠京輔要地而喜峯口朵顏三衛出入之門尤  
爲緊要

遼東三岔河一帶亘數百里北自遼陽舊城至南三岔  
河關俱棄以與朵顏三衛住牧隔絕東西增費堡  
戍其地且多草木魚鮮之利若自宋家堡直西過鎮  
遠關截守不亦快乎

潮河川寔爲虜衝沙淤水漫孤營難守九邊墻水口俱  
然可容無處乎

武備

京師最忌輕弱王卒盡行詩人所刺惠此京師以綏四方所以爲可也秦徵材士漢徙豪富及後皆能摧破強虜雷動域中惟唐玄宗出關中兵救安攘戎城內備始虛天下之勢偏重矣且京師之兵與邊戍所處者貧富殊懸藝能差異出兵外討勝之不足武不勝寒心此昭宗所以見侮於宋文通而汴岐交戍終致兵鬪闕下社稷爲墟也我國家以永樂辛丑定都燕京仍元之舊其置兵筆衛以護陵寢壯中夏威夷狄無不備至內設錦衣十二衛以衛宮禁留守四十八衛以衛

京城曰五軍曰三千曰神機統諸軍以司訓練又有十  
二團營如耀武奮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  
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所以簡精銳備征伐然原  
制五軍所以肄營陣神機所以肄銃手三千所以  
肄巡哨或云三營各自團操恐武藝不能相通臨  
敵必難相應若合三營軍馬同在一處相兼操習  
技熟之後必賴其用宋有疊陣法吳璘所作也似  
亦可用其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窳低第  
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  
弓矢其陣窳高互相倚恃迭爲赴援竊謂窳低之  
陣若窳<sub>遠</sub>之外蹲伏之處掘地取足容身乃看蔽目

更蔽以雲幢而叅之柁戟則矢鏃莫加虜馬之足不能給又邊塞之所其在陸也則縱橫掘塹以爲地網其遇泉也則溝引停蓄以爲水櫃然虜驃來衆情忙逼或在地網水櫃之外即當施吾制截之方則有電掃雷丸可用矣其爲噐也管用七尺而以銅爲之小管七寸而以藥發之小管之口塞以鉛丸出入索中日夜任發遠者一二里近亦二千步九九及之處人馬辟易虜騎克塞然後克施全功若畧邑攻堅以復邊要久沒城壘尤其所宜者且用衆少而成功多貲費省而兵卒強人人喜於進戰不俟我之威逼也雲幢以遮外衛內而施吾攻



戰之秘托戟一揮則強勇不能禦矣書考鉅鹿救  
趙項籍大破章邯官渡相持關羽直取顏良馬超  
馳逐曹操閔冉衝潰梁犢皆此之故也吳朴云  
京師操練所以厚畿護運國威也近歸權門鬻以免班  
莫敢究正此衰弱之所由其後良可嘆也

近世回夷達虜雜處中國繁華之地如兩京河間真保  
臨清等處皆是徃徃群其族類崇其俗尚祖其教  
習確然不入吾中國之化其所羈縻僅及其身而  
已方承平全盛之時尚梗然如此一旦風塵之起  
當若何耶

京畿水利

京畿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荏菹之場  
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其於兩浙海濱之地大始相  
同然盧溝白河滹沱易水衛潞諸河俱會京輔苟  
不從上濬洩不無迅猛橫溢吾觀盧溝之水發自  
馬邑洪濤山之桑乾河而朔州武軍山之灰河武  
州白洋溪谷之武川漢土谷之渾源川應州西安  
鎮之崞川皆入桑乾流至馬邑縣西北之金龍池  
陰慶州媯川之水自州界流至保安州西南三十  
里之清水河吞納萬全左衛西海子之水并保安  
所出二郎溝之水天神界所發水溝口河之水會  
宣府城南五里之洋河同燕尾温河以至團山溪

河之水經保安之南沽河之西至懷來晉陽山灤  
河之水順勢西流畢會桑乾其龍門之水因溝壟  
流至廣陽房山縣北良鄉縣東亦由廣陽以入桑  
乾並從東南流抵宛平過盧溝至看丹口其萬全  
赤城之東河西河雲州鵬鴉堡之南河南河之源  
自剪兒峪狗兒村合流至此西河則合溫泉東流  
分而爲二一從西北入宣府城一從城南以合東  
河竦則自獨石雲州東南流經古北口三河異流  
共趨古北過密雲至順義縣北二十里之牛欄山  
會潮河經通州出直沽以入于海其黃花鎮川河  
自塞外經昌平懷柔玉河大通二河繞都城過大

通直抵高麗庄順義黃頌峪所出七渡河經流三  
河昌平芹城水西南流至蘭溝一畝泉之清河經  
燕丹村雙塔水自雙塔店以會昌平縣月兒灣之  
榆河沙河過順義若香河縣拔魯口之河經流縣  
西同前衆水俱涯白河禦夷北塞鮑丘水南流逕  
九庄嶺百餘里過密雲戍合道人溪出縣界密雲  
峒山水流爲廣峒關外三川流經密雲東北號爲  
要水三河縣東南平谷故城之水接納沁河洶河  
周村馬庄獨樂小碾鄉泰諸河自平谷界過三河  
抵通州之寶坻灣陽界梨河經遵化縣西南連湯  
池直入寶坻之汊口會通潮河若泮沱水源出代

州繁峙縣秦戲山歷代亭忻定五臺孟縣過榆棗  
出鹵城經三合入南關井陘平山趨獻縣易曹河  
諸流至此俱併行矣載觀孟縣龍化河水向北流  
慮虎雲中牧馬與夫大鳴泉流爲韓河經真定縣  
界松嶺水經阱縣爲淇淘河流爲綿蔓又吞穢河  
松陽河源自靈壽之嶽山靈壽東北衛河經焉其  
水則來自常山矣山西諸水散於燕脂當城派河  
直至阜城派河又吞納之清漳河抵衛水入武邑  
縣北三十里名曰夾河大河山麓之水流至武安  
沙窩里伏出儒教與沙河縣之水流爲響水河者  
同入潞河潞河出自遼州太行山歷武安栢林伏

流至洛遠里復出東經鉅鹿凡諸數水咸指滹沱  
爲壑然易水曹河至獻縣五里鋪已同滹沱別名  
水必以曹徐石橋一畝滋河沙河鴉兒唐河爲宗  
是故唐水自靈立縣過飛狐倒馬至唐縣界入祁  
州以會沙河沙河自定經祁東南入滋河滋河發自  
無極縣歷深澤至祁西南三十里乃合沙河沙河  
又受道攔告河蓋道攔河源自平樂縣山麓之水  
流至涑水縣西十里是謂道攔行唐縣揚州嶺水  
流入縣界又謂告河鷄距泉一畝泉流至保定城  
西三里而清苑至安州之西南則滙爲劉家淀矣  
完縣界水經滿城之南五十里即方順河也流之

清苑石橋河水東歷清苑之南二十里則入黃狗  
穴梁河之水自唐河分流至保定東三十里保定  
南九十里則有土尾河馬源自蠡縣唐河經縣界  
抵安州五迴嶺之雷溪水經滿城之北一十里號  
曰大冊河自此經清苑北十五里徐河所由名也  
亦入安州其長流之源由鮑河過安肅出新安東  
南至雄縣以入无濟温義發則自安肅之南三十里  
號爲曹河一出縣西十里曰徐河俱會安肅縣南  
彼此相合河名温義再轉南行與長流交會經雄  
縣亦歸无濟東鹿雙丘鴉兒河源出晉州入東鹿  
境以入深州易州西南五十里有文思谷水自涸

東北以流轉而西南徑赴易州有漆水發自礬山  
桃林入漆水縣界東入聖子水有莊溪出自紫荆  
南入白澗以前數水順流歸宿咸以易水爲宗易  
水則在安州城北流至雄縣卽爲瓦濟過五里鋪  
合濼沱歷保定出直沽入于大海代郡涑山之水  
流至涑水縣北又東南至定興西合五里澗則爲  
拒馬河而新城馬村河紫泉河又會之矣併至白  
溝東注霸州任丘縣之涇水及屈鯉淀之水與夫  
洋東五十二淀由肅寧縣外二十里下由中堡河  
武清之南有沽港西接西沽東合小直沽與前數  
河同歸直沽又東起信安御河西至霸州漢滄口



又保定縣西北直至雄縣自雄縣至安州自安州西邊具淀以至清苑又起安肅廣信之南以及清苑西北自清苑之西古有鷄距泉尚泉并方田稻田南北東西各一十里號曰西唐泊限以大河以分南北然於安州開修易河引水東注其中東西三百里南北五十里皆可築堤貯水况安州至西山遙百里若更築塘埭相立斗門旦夕俟潮放入御河東鑿池塘以益埭水則安州東瀕于海廣袤數百里可爲稻田莞蒲蚌蛤不勝其利矣夫塞外河朔太行雲中諸水俱會京東若於水之源流之分併勢宜堰截者則堤防以資灌溉勢宜分殺者

則注引以爲塘淀斯派分于上勢弱於下傾寫於直沽者罔有疾溢仍按視直沽武清清苑淶沱五里鋪毛濟雄縣安州及通州潮河三汊口看丹口一十二處審係水漲必衝及可舒緩水勢者不惜平地數百里中開塘泊以承水之飛放因勢穿溝以分水之余支然後橫開長渠收其流分散其水計淫泥所鐘與沮洳盡處各爲斗門以司啓閉外以截鹹水內以蓄淡水斯瀕海數千里河北四百里變爲良田而元脫脫區區末利且羞爲道之矣

京營

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五軍者中軍左掖右掖左

哨右哨也此外有曰大營曰圍子手曰幼官舍人  
營曰十二營皆五軍營之支分每營各有坐營把  
總官多寡不等永樂初始以龍旗寶蓋下三千小  
達子立三千營內有營坐管操上直拔明甲等官又  
有隨侍營則三千營之支分也亦有坐營官以統  
之若神機營後征交趾得其神鎗火箭之法因立  
是營亦有中軍左右掖左右哨各有坐營把司把  
牌官又有曰五千下者永樂中得都督譚廣馬五  
千匹今所謂譚家馬者即此別有坐營把司官統  
之此則神機營之支分也已上舊名三大營居常  
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鎗手

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  
卒居外其外爲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圍各周二十  
里令軍中樵採皆不得出圍外景泰初選三大營  
精銳官軍分立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爲團  
營天順初罷立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至是以言  
者議復置選取三大營精兵設立團營分爲十二  
曰奮武曰耀武曰練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  
効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伸威曰揚威曰振威每營  
各有坐營把總等官統之若遇出征卽量調以行  
三大營所存無幾名曰老家兒專備營造差撥等  
用其十二圍營精兵蓋以在京各衛并山東河南

江北各都司所屬及南北直隸衛所共二十五萬  
分爲春秋二班團操聽調此京營制度之大畧也  
嘉靖初太學士楊一清疏曰

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太宗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  
十二衛設五軍神機三千大營都城之外設大教  
場操演武備又以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  
軍輪聚京師歲教月練無事足以壯國威有警足  
以禦外侮真得居重馭輕之宜矣厥後天下承平  
兵務漸弛至正統己巳之秋北狄侵侮幾危宗社  
景泰初兵部尚書于謙乃于三大營中挑選精銳  
者分立十營團操是爲團營體統尊嚴條教明肅

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挨撥而行不用臨期挑選其選剩不堪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天順初年罷之成化初年覆置後增爲十二團營布分益嚴我武益張于時一有警報大軍一出四方懾服嗣後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之殷實者出錢包班而其名徒存貧難者饑寒困苦而其形徒在衣裳襁緜氣息奄奄平居且不能自存安能爲國以捍禦百戰之虜哉每遇有警欲撥一二萬之兵未免各營通行挑選再欲選撥一二萬恒以不足數爲慮言大團營與老家無異矣夫軍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

一千五百餘石以一歲計之該食米九十七萬八千餘石是皆百姓膏血之餘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當事者豈不爲之寒心哉至於統兵將官亦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遲緩日月旋置軍裝將官已至關口士卒尚在北京城都人相傳以爲笑口是不堪用徒費芻糧也中外皆知京軍爲不足用正德年間山東北直隸群盜縱橫乃調宣大陝西遼東邊軍征之踰年始得平定是豈強幹弱枝之意哉幸而其時三邊無警假使夷狄外侵邊兵不可掣調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塔邊人輕視中原之心不可聞於四夷不可訓於後世

失今不爲後益難圖乞勅提督官申教練之法溥  
優恤之恩禁侵削之害嚴役占之條痛革宿弊修  
復舊規使耳目一新精彩一變所以壯國家之元  
氣而延生民之命脉者庶其在此也

番調有時教閱有法統御有律團伍有籍兵雖有籍而  
府實空將雖有名而權實去此府兵之不善也諺  
曰將軍大擴騎衛佐小郎官此擴騎之弊也

京師五軍營練五軍將士三千營司寶纛令旗神機營  
司神鎗火器是爲三大營錦衣衛下班軍操練謂  
將軍營侍衛官提督騰驤四衛勇士謂四衛營御  
馬監官提督正統己巳之變欲振揚兵威號令歸



一于尚書謙議立十營團攝於三大營內精選成  
化二年增置十二團營迄今爲例不堪者退回原  
營曰老家其十二營內各分五軍司內外馬步官  
軍三千司內外馬隊官軍神機司內外步隊官軍  
緩急調發即原營提督部領

藩鎮疆域

唐世藩鎮之禍有識者憤之要當究其建置之始指其  
疆域之分計其統屬之地則當時之事實然在目  
可以垂永戒矣觀史之暇因隱括其大凡使有考  
焉當安史甫平倖固懷恩欲幸禍植黨于是請以  
河北地封三降將其後遂爲魏博盧龍成德是謂

河朔三鎮也又有淄青橫海宣武彰義皆黠將悍卒充而效之相與蔑視王人設置官吏連衡以抗天子或以子繼父以下叛上則朝廷不得已姑賜節鉞雖在中國實如戎狄蓋是八鎮之土地以人不復為朝廷有聲教所不及也按魏博有州七貝

博魏衛相澶磁也

今大名府東昌府輝彰德之地

成德有州四恒

冀深趙也

今真定府之地

盧龍有州九幽涿瀛營莫平薊

偽檀也

今順天府并薊州永平河間之地

淄青有州十二淄青齊

海登萊沂密曹濮兗鄆也

今皆山東之地

橫海有州四滄

景德棣也

今滄州景州并德州之地

宣武有州四汴宋潁亳也

今開封歸德鄆州亳州之地

彰義有州三申光蔡也

今皆河南之地昭

義有州五澤潞邢洛慈也

今澤州潞州  
順德府之地

蓋舉天下

要害地而瓜分之府庫充實士馬強壯隱然戰國  
之勢也寧不可憤也乎然亦乘人君之闇懦宰相  
之凡庸耳有君如憲宗武宗相如裴度李德裕則  
剪殪而芟剝之不遺餘力矣后之人君覽此其亦  
拔禍本攬權網任賢輔惜名器庶不成此厲階也  
嗚呼萬世之炯鑑哉

邊屯軍費

國家供三邊之費最爲浩大歲用銀至四五十萬然欲  
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  
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今三邊之地固在也

而人以為不可行何哉按趙克國屯田便宜曰計  
度臨羗東至浩豐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  
二十頃又言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  
里故有吏卒數千人虜不能攻今留步士萬人屯  
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使部曲相保以為屯  
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唐元和中振武  
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乃使韓重華為水陸運  
使給耒耜與牛耕傍便近地連歲大熟軍不復饑  
又益募人為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各  
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  
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此又近事之效

也今獨不可行乎

葉文莊公盛巡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地日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百餘所今邊軍受後擁門終歲勤苦曾不得尺寸地以自衣食軍儲一切仰給內帑戰馬之費于太僕者無有紀極屯堡向誰修築悠悠歲月致今日之失事今巡撫者若不再加整飭復完前蹟將來夷虜之禍殆難支也

食者兵之命也足食之道屯田爲上輸輓次之國初計夫授地俾正軍自食其力以十二石抵口分人計

入以供其餘自十二石至七石與不滿六石以下  
賞罰各以差然則今之輸者不過一軍積餘之數  
而正軍自食之口分乃歸於種屯之餘丁矣正軍  
既不能自食其力而餘丁所入又不足以當一軍  
歲費之半如之何不匱且乏哉而况歲入無常數  
受地非餘丁者乎屯糧不足繼以歲輸歲輸不足  
繼以飛輓飛輓不足而後內帑之請日紛紛然後  
為常例矣主兵仰給無常而客兵之餉又萬萬不  
可準余懼其坐困也無已其惟屯田乎孔明出師  
必講屯法彼其時何時也猶長慮却顧不為朝夕  
計而况全盛之日也哉唐貞觀元和間張公瑾為

代州都督置田以省餽運李絳奏徠武天德左右  
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置營田省費足食卒以虛  
坦經度四年得穀四十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  
餘萬緡韓重華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  
城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處韓魏公云代州寧  
化軍禁地萬頃宜如草城川募弓箭手給地計租  
以備征禦此皆已試明驗何謂不宜於行哉往時  
議者云大同二邊抵三關五百餘里不可耕者二  
其三皆腴地也東西一步得地四頃有餘一里得  
地千頃有餘天城西抵偏關長八百里該地九十  
萬頃為田者四不盡墾者五人給一頃可贍五十

萬人三人一軍可得軍十六萬說亦辨矣然以唐  
宋往事籌之要亦有不盡迂者其人存則其政舉  
可謂當今無若人者出於其間哉水泉營老營堡  
青糜子溝一帶故多屯田草場先年耕牧得利人  
有蓋藏軍政弗修寇警時至遂乃歸罪田畜禁民  
勿耕是謂懲噎而廢食也地勢孤懸商賈不至鎮  
市遼遠轉輸獨艱邊墻既固腹地可壘謹烽火明  
斥候以修也政此其急務也歟

一查得三關沿邊要害堡寨墩臺星羅密布在寧武屬  
門以東勢相聯屬遇警歸併不妨耕種獨岢嵐以  
西地隣大邊勢甚孤危鎮西衛北邊大辛庄東接



寧武西通偏關北連八角南及本衛亦要害之地  
宜修大堡高墩偏頭關老牛灣地在二邊應於緊  
要適中之處每里築墩一座馬軍架梁步軍修工  
功成軍民可並田作遇有警赴墩趨避保德所忻  
口屯南通省城北接三關外連平虜井坪朔州一  
帶又通邊外兔毛河黑石崖賊人住牧之所若大  
舉深入可至於此內居民頗多無大墩臺相應修  
葺堡城初立大墩嵐縣西北河口村地極通衝一  
望平漫水草俱便虜賊深入必爲連營之區今村  
內人煙頗多房室牛羊亦衆墩臺矮小不足以爲  
一村防守合無外築聯牆中築大臺設器置備俾

遠近軍民互爲聲援不惟足堪保障而耕牧亦有賴矣

鹽課

兩淮鹽課幾二百萬可當漕運米直全數天下各鹽運兩淮課居其半而浙次之長蘆次之福場無巡御以行無遠地也河東場無運官以出有專所也廣場兼之故巡運俱無清理鹽法都臺止一員統治長蘆淮浙

河東鹽池以南風而成即周官不假煉治之鹽其地在中條山陰北自雲中山阜至安邑解蒲之閩形如盆底水氣潤下如陸海夏日蒸輿薰風激盪造化

自然成之所患水少則池竭生硝水多又氣澹難  
結調攝之計爲濠爲堰爲洩爲瀦但久雨盈漫入  
南山清水則小害入北濁水及東黑龍潭西硝水  
池水則大害今所急治者在潘姚暹渠以瀉五姓  
湖耳河東鹽池所賴以平水勢只一五姓湖待之  
民非水火不生活五谷與鹽均於水火皆日用之不可  
缺者也乃以爲私而禁之使不得行其勢之決也  
有甚於防川者矣鹽徒之害是也今欲弭之於未  
亂也無他開餘鹽之利弛私鹽之禁而已開餘鹽  
之利或如御史李佶所言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  
引或如詹事霍韜所議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三引

或令商人於緣邊報中或令商人於鹽場買補如  
此則公私兼利商竈兩便私鹽不待禁而自無矣  
且每正鹽一引帶餘鹽二引或三引是國家獲額  
外二三倍之利而竈丁亦得二三倍之息也此外  
縱再有遺餘當盡捐以予之任其流通貨賣不復  
拘禁是盡變私鹽爲官鹽則亦可以盡變鹽徒爲  
良民矣

又

凡如葉時所論云者皆儒生稽古之談科場文字之  
料耳非可與議於經國之大計也蓋古今風氣異  
宜於天地物產亦異有古盛而今衰者有古無而

今有者如金玉之類在古爲服食器用之常故荆揚之貢惟金三品鑄鼎之金取諸九牧當時交接神人動以玉幣爲禮一歲之間焚而瘞之者尚無紀極其制而用之可槩見矣降及兩漢三國之時以黃金賜予臣下勳數百斤計朝廷之蓄積者可槩見矣凡此皆山澤之產也而今有是也哉惟鹽以煮海而成古者世質人淳開物者既未暇資之以成務而制利者亦不須借此以厚生若天地故遺之以利後世者然至於管仲者而後取而用之雖有所因而實近於創物之智也後世善用其法則足國足民公私兩便否則亦公私兩害矣今也

不責爲法之不善用人之不當而乃追咎管子之  
作俑譬之病催科之擾而怨神農之播殖爲庸醫  
所傷而憤岐黃之嘗藥也吁亦舛矣宋歐陽修言  
各處河鹹之地盡許令煎鹽貨易以充田稅而官  
不禁之庶幾兩便劉晏任其所之四字甚合鄙意  
今法限定行鹽地方踰則爲罪殊不知貨利之行  
於天下也猶水之行於地也遇坎則止盈科則行  
其來也勢不可強留非惟不可亦不能也商人射  
利乘便而往此方鹽少勢必爭趨則鹽積鹽積則  
價平又將散而之他矣何必限之今世商賈所行  
之貨貴而金玉錦綺賤而菽粟布帛通于天下達

于四裔蓋無一處之不到亦無一處之不售也何  
獨于鹽而限之哉劉晏之法人稱簡要信乎其為  
簡要也

邳州鹽徒多山東人販淮鹽入淮北汴地至邳州過河故  
名猛悍有幾人莫能敵張士誠起於此以驢負鹽  
人司二三頭數人投一保數保投一大保數大保  
投一總保小大有職行息有程各治一繩繩端有  
堅木丸無事束腰敵至用以爲器伸屈隨宜可鈎  
可擊可掠刃矢人謂流星錘山東鑛徒即此輩禁  
不能縱亦不可懇爲斯徒處得所豈無良便宜耳

黃河入海

黃河自蘭州入中國五千餘里至開封界不爲患決溢  
惟開封大名居多二府地夷斥孟津而下無山岡  
束隘且土疏善崩又下流所受已多旁無滯瀦而  
河身易淤冬春水止丈許其湍駛不能遏固勢也  
古黃河至周定王五年徙矜礫始失故道漢而下  
徙決無常漢武帝時已通淮泗宋太宗時始入淮  
自是南北交注今河水全達淮入海一道自開封  
府蘭陽縣趙皮寨口東南流由杞縣睢州寧陵縣  
歸德州夏邑縣宿州下符離橋出宿遷縣小河口  
清河縣入淮乃嘉靖七年新開趙皮寨口今盛流  
一道自趙皮寨口至寧陵縣南入渦河經亳州蒙



城縣懷遠縣出荆山口入淮正直鳳陽府之北乃  
金末自儀封縣決而入渦河後復於舊所決口之  
西開趙皮寨口今出馬一道自儀封縣北折經黃  
陵岡蔡家口縷水堤入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下  
清河縣入淮其梁靖之行自宋初今流漸微梁靖  
以上至儀封北乃黃河東行舊道此三流之南又  
正統十三年徙開封西北滎澤縣孫家渡口入汴  
河至壽州入淮弘治二年塞三流之北又新開榆  
林集口經虞城縣碭山縣四口衝出蕭縣出小浮  
橋今塞又正德四年決曹縣單縣直衝沛縣出飛  
雲橋今塞又嘉靖九年決單縣東北流衝出穀亭

運河今塞又弘治二年決荆隆黃陵岡口經曹州  
濮州出張秋運河今塞大都地氣漸南河無可北  
之勢元徙入會通河近亦每引入會通以便運漕  
要非性宜其孫家渡入汴達淮一道或究竟爲河  
身正流不可知也

清河原窄自受黃河水故河身有今日之廣後或梁靖  
口不至專藉山東諸流上供何以克濟縮身置堰  
可也

國家因河溢開州濮州始塞張秋鎮其水支流自開封  
流至曹縣東北入會通河東南入徐州經泗州南  
流過沛縣至徐州東北同沛水循城東南以入淮

其中牟潁州陳留歸德宿遷亳縣以上原谷諸水  
盡歸入之直至泮阜乃同入海雖然河水所經淤  
泥之澤稻田之利興焉如在西寧甘肅居延東西  
千五百里之河濡朔方上郡河曲河外之六鎮雲  
代保德州大河之原澍一經大雨淫泥攸鍾大類  
河南被水之地水退耕種一畝三收竊意方今民  
力大疲不能導治黃河句矩成淵于以殺水勢而  
興民利然苟地屬邊疆如寧夏延綏雲代保德六  
處糧餉不克戶曹告乏若令六處軍民依倣河南  
民庶即瀕河水退之原樹種楂高下之粟則一熟  
可飽三歲軍民永賴潤澤通變宜土俗以厚邊疆

是故今之急務也

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  
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以小防  
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神宗  
曰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無違其性  
可也如能順水所向迂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  
雖禹復生不過如此歐陽脩曰開河如放火又曰  
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文  
彥博曰河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今發夫  
修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自古治河之說多矣若  
宋二帝之見二臣之言可爲百世法

漕河

元起朔漠建都北平漕渠不通江淮至元初糧道自朔  
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洪  
門入御河中灤即今開封府封丘縣地洪門今屬  
大名府濬縣乃洪水入御河之處即枋頭也去中  
灤旱站一百八十餘里自黃河逆水至中灤陸運  
至洪門其難蓋不可言况運粟不多不足以供京  
邑之用於是遂有海運之舉然海道風濤不測損  
失頗多故又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至須城之  
安民山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  
入海由海道至直沽接運至京任城今之濟寧州

也須城今之東平州也其後海口沙壅又自東阿陸運二百餘里至臨清始入御河其難尤不可言時有韓仲暉邊源輩各出已見相繼建言乃自安民山開河直抵臨清屬于御河而江淮之漕始通矣然當時河道初開不甚深濶水亦微細不能負重載所以又有會通河止許一百五十料船行之禁海運之初歲止得米四萬六千餘石其後歲或至三百餘萬石會通河所運之米每歲不過數十萬石終元之世海運不能

國初定鼎金陵惟遼東邊餉則用海運其時會通河尚通今濟寧在城闌北岸見有洪武三年曉諭往

來船隻不得擠塞開口石碣尚在至二十四年河  
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江淮舟  
船始不至御河矣永樂間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  
淮由淮入黃河水運至陽武發河南山西二布政  
司丁夫旱路搬運至衛輝上船由御河水運至北  
京亦不可謂不難矣後得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  
言工部尚書宋禮等提督始開鑿會通河潘之建  
言止爲濟寧州往北旱站遞運軍需等項艱苦欲  
開此河以省民力耳初未嘗言開此漕運也河成  
宋尚書禮建言始從會通河漕運而海運於是乎  
罷當會通河漕運之初又得平江伯陳瑄於几河

道事宜莫不整頓所以至今京儲充羨不至缺乏者會通河之力開鑿經理以底於成者斯又數君子之力也此出刑部侍郎三原王公恕漕河通志節其要語記之

漕規

漕運定規每歲運糧四百萬石內兌運三百三十萬石支運七十萬石分派浙江江西湖廣山東各都司中都留守司南京江南江北直隸一十三把總管轄各衛所旗軍領運浙江都司運船共一千九百九十九隻每船或軍十名或十一名或十二名共該旗軍二萬一千六百七十名每船大約裝運正



米三百石連加耗四百餘石共該裝運七十餘萬石該運糧者杭州前杭州右海寧溫州台州處州寧波紹興凡八衛海寧金華衢州嚴州湖州凡五所其餘沿海備倭衛所俱不運糧自宣德八年裏河漕運到今皆然運船每五年一造每一船奏定價銀一百兩軍衛自備三十兩府縣出價七十兩兌運者各衛所軍駕船至府縣水次倉兌糧起運京倉通州倉交納支運者原係民夫民船運至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四倉軍人駕船於四倉支運京通二倉近年又有改兌之名蓋免民起運淮安等倉加與耗米就令軍船各到該運府縣兌糧直抵

京通二倉也

漕官

永樂間平江伯陳公瑄把總海運糧儲共一百萬石時  
未有總兵之名十三年裏河漕運加至五百萬石  
統各處一百七十餘衛後以湖廣浙江河南山東  
各都司所屬茶陵臨山彰德濟南等衛地遠省之  
每歲止運四百萬石洪熙元年始克總兵官督運  
鎮守淮安此設總兵之始也宣德四年同工書黃  
福計議於徐州等處立倉令官軍接運六年掛漕  
運之印八年公薨以都督僉事王瑜都指揮僉事  
吳亮克左右副總兵同管正統四年專以馬興克

總兵湯節克叅將此設叅將之始也景泰二年設左僉都御史王竑同管此文臣總督漕運之始也通惠河元郭守敬議開引昌平白浮村神山泉過雙塔榆河引一畝玉泉諸水進都城繞至通州置閘以宣節之後漸淤廢嘉靖間桂御史吳仲議修築立五閘閘置剝船六十每米一石減陸輓費銀四分五釐歲省漕夫脚價銀十萬餘兩此其可用吳仲之疏甚詳可攷也

儀真舊設臨江諸閘復新攔江閘於江口引潮水以濟諸閘且便停舶瓜州近設瓜口閘於西江嘴諸壩之利也亦攔江遺意瓜州舊有通江閘後尋廢瓜

口既設似與儀真不異關通江與十壩並發不亦可哉裏河運船十年一造江南船五年一造以徃回越壩耳

江勢至京口頗下丹陽一帶裏河每患淺練湖高據欲厚所瀦而時洩之不爲無濟耳

會同河元至正二十六年開漕東南之粟以罷海運始元漕至濟寧舍舟陸行數百里入臨清衛河後由濟寧開渠直抵臨清復於兗州城東築金口埧竭泗水注濟寧蓋濟寧地獨高故也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洋山由舊曹州兩河口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乃淤永樂九年尚書宋禮濬通之十

三年後罷海運用老人白英策築壩于東平州之戴村社橫亘五里遏汶水東流入海故道今盡出南旺以三分之一南流二注于北引汶之策元已用之今則汶水全至所慮燠旱水微諸泉不應會通亦非常恃之道元亦借黃河水以濟之而近來患在於河一至而運河即淤此河之不可濟於運誠爲消長相持之勢也

江中運道之徑自常州西得勝新河出江或孟瀆出江入泰興白塔河出揚州灣頭鎮省瓜州搬壩之費但江洋畏盜警限時掣鎮江儀真衛通州所軍之半截守泰興靖江江洋漕艘可通也

天下運船凡一萬二千二百有奇原設廠淮安造者十  
九臨清造者十一近移臨清所造於淮安又分淮  
安所造於浙江湖廣江西南直隸等府各順所便  
竊意山東總遮洋總尚於臨清便江南上江總尚  
於龍江關便

弘治二年河決張秋都御史劉大夏治於上流疏孫家  
渡河三十里四府營河十里築禦河長堤起河南  
胙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長三百六  
十里

尚書宋公禮疏鑿會通河先是洪武二十四年河決而  
會通河遂淤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舟楫

不通宋尚書極力多方䟽鑿

成祖一意委任之永樂十年始議會通河攬運北京宋公奏狀甚詳且悉故十二年遂罷海運而平江伯亦䟽鑿淮陽一帶南北遂會通矣至今爲國大利宋公功當第一後因微過

朝廷督責之革其冠帶止服儒巾治事其權中微而平江之功愈彰故今人惟頌陳而不及宋丘文莊公過會通河有感賦詩曰清江浦上臨清闌簫鼓叢祠飲餼餘幾度會通河上過更無人語宋尚書後王主事始請于

朝祠祀于分水龍王廟之偏亦畧足以昭示來者也

海運論

丘瓊山學士濬

海運之法自秦有之唐人亦轉東吳粳稻給燕幽然亦給遠方之用而已用以足國則始於元焉初伯顏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漕之運不專於海道也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財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揚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



里最後千戶殷明畧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  
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入界河當舟  
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  
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  
多然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

朝洪武三十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考元史食貨  
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蓄儲之富以  
為一代良法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數所得蓋多作  
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  
運之利所言非無所徵者竊以為自古漕運之道  
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

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漕河視陸運之費省十三四海運視河運之費省十七八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漕河通利歲運克積固無資於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今國家都幽蓋極北之地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况自古皆是轉搬而以鹽為備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冗支之耗歲歲長運儲積之糧雖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為遠慮請於無

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別通海運一路與河  
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  
東瀕海一帶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  
少有滯塞此不可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  
計也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  
而畏淺不慮風而慮磕故製海舟者必爲尖底首  
尾必俱置舵卒遇暴風轉帆爲難亟以尾爲首縱  
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  
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蕃舶  
之制夫海運之利也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  
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預遣習知海道者起自

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  
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  
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爲之設法可通  
則通可塞則塞可迴避則迴避盡圖具本以爲傍  
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若夫占視風候  
之說見於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  
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於巳時則止則  
不遇暴風矣中道忽見雲起即便易舵回舟仍泊  
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萬一言有可  
乘乞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舊會通蕃航海之人  
及行廣東墟課提舉司歸德等場起取慣駕海舟

竄丁令有司優給驛遣既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舶式樣造爲運船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令其人自蘇州歷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踏看可行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樹幟幟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策縱其往來十數次既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然後於崑山太倉起蓋船廠將工部原派船料差官於此收貯照依見式造爲海運尖底船隻量定軍夫若干裝載若干大抵海舟

與河舟不同河舟畏淺故宜輕海舟畏風故宜重  
假如每艘載八百石則造爲一千石舟許其以百  
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  
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於直沽立一宣課司收  
貯以爲歲造船料之費其糧旣從海運腳費比漕  
河爲省其充支之加耗宜量爲減殺大約海舟一  
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一二河舟用卒十人  
海舟加五或倍之則漕卒亦比舊省矣此又非徒  
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駢集而公私俱足矣  
考宋朱子文集其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爲近  
宜於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

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往福建以閩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也況今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之來若於運河窄淺舳舻擠塞脚費倍於物直所以踴貴而用度為難既行南貨日集於北空船南歸者必須物實而北貨亦日流於南矣今日富國足用之策莫大於此說者若謂海道險遠恐其損人費財請以元質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曆二年止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

此數況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其支允  
之加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於所失之數矣此  
策既行果多而害少又量將江淮荆湖之漕折半  
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  
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服邊海之夷誠萬世之利  
也

宋末襄鄧之師日急當事諸人坐視而不救金履祥進  
牽制禱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  
樊之師將不攻自解因備敎海舶所經九州郡聚  
落下至巨洋別難易遠近歷歷可據宋不能用後  
朱清張瑄獻海運之策其諸經海道視履祥先所



上書咫尺無異人始服其精確宋季亡賴相聚鉗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爲雄長廷議招懷令部其徒屬爲防海義民後建言海漕試之良便上注意嚮之父子致位卿相弟姪甥婿皆大官富貴遍天下意氣盈滿同時夷戮殆盡

### 海運緣革

海運之由說者謂自宋室末年亡賴鈔掠有朱清張瑄者窺雄部曲曹伍富民苦之崇明鎮特甚官若捕急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迹不可得捕稍息則復來亡慮十五

六逆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徑直不逢淺角識之元  
兵興事招懷授清瑄以官資令部其徒屬爲海防  
江南旣附二人授千戶時方軌漕東南供京師運  
河淺隘不可以舟百里五十里輒爲瀦水又絕江  
淮溯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阿  
在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靡費重二人者  
建言海漕試之良便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三百  
萬石則元之海運糧儲以爲古來未有自朱清張  
瑄始按杜工部出塞詩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  
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又昔遊云鹵燕盛用  
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如此則

唐時已有海運朱清張瑄特舉行之矣抑或循其  
故道耳李文達公薊州開運碑紀亦云唐神龍中  
於漁陽開平虜渠傍海穿漕以避難當時使之則  
海運唐已稱便非始於元但元建都於燕海漕獨  
盛故行之既久歲運東南米五百萬石至京師之  
直沽王懋德詩曰極目滄溟浸碧天蓬萊樓閣遠  
相連東吳轉海輸杭稻一夕潮回集萬船後因盜  
賊之梗中原騷擾不免假海運於土誠我

太祖皇帝洪武四年因討王保保納哈出用兵遼東乃  
命靖海侯吳禎統舟師數萬以戍之禎由登州轉  
運糧餉海道險遠人用艱虞禎調度有方泛彼風

濤如履四達仍詔山東儲糧以給之至永樂宣德始止定昂元都軍國之費全仰東南民之轉輸悉憑河運民得休息誠爲至筭然黃河遷變而水道不常山東水源固多但遇亢旱亦淺設有梗之何以處之然則海運之議似亦當預知而在今日不可已者吾嘗備考海道當自太倉崇明海門劉家港三沙黑水成山沙門諸島西傍壩直抵直沽比之河運經四十有三驛難易又速判矣惟海運船舶數多海中沙門大謝龜歆烏湖諸島港汊窄狹不可泊處恐轉動衝激損壞必多法當晝夜無行不容停止倘值颶風狂發卽宜轉舵卸篷傍施鐵

猶安船任其所適俟其平順乃可啓行記更程之  
遠近索前途以再往亦惟艱矣濱海水商操舟如  
神且南北風勢各有信期若以四月發運則六月  
初可至直沽十月回船則十二月復還故處用此  
六箇之月乘其風信之便天心助祐人謀與能況  
湖廣江西兩浙應天蘇松淮揚等府本色糧米尚  
該二百八十三萬五千三百餘石計用河船八千  
六百隻俱該過淮由洪入閘之數沮於水淺而不  
可舉移京軍待鋪而以日爲歲果行海運止得用  
船五千其餘三千六百不用者可以紓吾民也前  
米二百八十三萬五千三百餘石每石各加糞米

七斗海運行每石只用三斗積剩耗米一百一十三萬四千一百二十石海運軍可用九萬人比之河運殆減其半與夫四十三驛協運軍夫管閘人役殆不止十餘萬又可以紓吾民也海運軍卒人一當三所造船器窳利陸用其捍海冠服鮮威伸日本百濟新羅與夫福餘渤海又不可言也況遼東直沽同一運道陳瑄所立海上高丘尚存舟行停泊不患膠淺可以查考此亦預備之一說也

海運之道有三一自南京龍江關一自福建布政司長樂港一自太倉州劉家港開船俱經揚子江口盤轉黃連沙嘴望西北沿沙行使約半月或一月餘

歷淮口入山東界過安東靈山膠州浮山望延真  
島九峯山向北一帶連去有勞山赤山二處皆有  
島嶼可以拋泊勞山北望有北茶山白蓬頭石礁  
一路橫開百餘里激浪如雪即便開使或復回望  
東北行使北有馬鞍山竹山島南可入拋泊北是  
旱門亦有漫灘可拋泊但東南風大不可維繫北  
向爲成山如在北洋官綠水內好風一日一夜正  
北望見顯神山西見赤山九峯山西南洋有北茶  
山白蓬頭即便復回望東北行使好風半日便見  
成山轉過望正西行使前有鷄鳴嶼內有浮礁一  
片可避往西有夫人嶼不可在內使船收到劉公

島西小門可進廟前拋泊劉島開洋正西行使好  
風一日到芝罘島東北有門可入西北離有一百  
餘里有黑礁一片三四畝大避之收到八角島東  
南有門可入自芝罘島有好風半日使過株直口  
有金嘴石衝出洋內潮落可見避之至新河海口  
到沙門島東南有淺可挨深行使南門可入東邊  
有門有暗礁二塊日間可行西北有門可入廟前  
拋泊沙門島開洋望北徑過鼉磯山欽島漠島南  
半洋北半洋到鐵山洋往東收旅順口東收黃洋  
川西南嘴有礁石一路山東進口過黃洋川東收  
平島口外有五箇鰻頭山進口內拋泊南邊一路



老岸外洋有一孤望成兒嶺盡東望有三山正中  
進入內有南北沙帶一條相連陡岸深水可以拋  
泊三山西有南山收進青泥窪西有松樹島北有  
孤山東北望見鳳凰山便是和尚島峰巒下占西  
有礁石西北有倉廟外有淺灘亂礁避之三山北  
看青島一路山望海駝收黃島使島若鐵山往西  
收洋頭窪雙島有半邊山艾子口望塔山看連雲  
島東北看蓋州一路山看鹽場西看寶塔臺便是  
梁房口進入三义河抵直沽交卸

海運之道初元伯頰議自上海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  
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

嶼而行抵淮安益城縣歷西海州東海縣密州膠  
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  
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  
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  
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脚沙轉沙嘴至三沙  
楊子江口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東行至  
血沙北放大洋至青水洋復轉東經黑水洋至成  
山過劉島至芝罘沙河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  
口其道差爲徑直至正三十年千戶殷明畧又開  
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  
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島又至登州沙門

烏於萊州大洋入界河口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比前二道爲最便云

考之唐史咸道中征南蠻陳璠石建海運策於閩廣之間宋治平中鄧潤甫之爲察訪使請以山東之粟轉輸河朔以爲濟時之具及陳曙之知登州請漕江淮之米轉輸之境內所活甚衆及元世祖取江南用伯顏之計令張瑄朱清領歲運

國初以陳萬戶領歲運一運於遼東一運於燕京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年海運糧七十萬石至北京及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猶存運於遼東者軍需之艘二十一

隻

海道經

元至元二十年克取江南二十一年起運海糧擢用朱清張瑄萬戶之職押運糧船三萬五十石賜立海道萬戶府千戶所百戶所虎符銅牌素銀牌面各領品職成造船隻大者不過一千糧小者三百石自劉家港開船出揚子江盤轉黃連沙嘴望西北沿沙行使潮長行船潮落拋泊約半月或一月餘始至淮口經過膠州海門浮山勞山福島等處沿山一路東至延真島望北行使轉過成山望西行使到九洋收進界河兩箇月餘纔抵直沽委實水

路艱難深爲繁重二十六年增益糧米八十萬石  
是歲正月裝糧在船二月開洋四月到於直沽交  
卸五月回還復運夏糧至八月又回本港一歲兩  
運是時船隻鮮少人民恐懼二十七年朱萬戶躬  
請長興李福回朝奉押運指引自揚子江開洋落  
潮往東北行使出離長灘至白水綠水經至黑水  
大洋望北尋望延真島使轉成山正西行使流入  
沙門島開放萊州大洋收進界河遠不過一月之  
期近不過半月之限俱至直沽以漕運利便是歲  
加封朱萬戶爲浙江省參政張萬戶爲浙江鹽運  
司都運之職每歲專從此道駕使船赴北京將及

二十餘年至大德七年當蒙官司招顧兩浙上戶  
造船運糧脚價一十一兩五錢分撥春夏二運延  
祐以來各運海船大者八九千石小者二千餘石  
是以海道富盛歲運三百六十萬石供給京師甚  
爲易便迤南蕃海船皆從此道貢獻放效其路矣  
以淮備緩急言之如遇順風使帆之時水勢顛猛  
便減帆慢棹奔港汊稍泊不得貪程恐風勢不止  
天時昏暮迤遲前行不知宿泊多有踈失不可不  
知遇順風正使帆間忽轉打頭風便當使回風尋  
港汊爲穩勿得當洋抵睡指望風息恐致踈虞如  
緩急猝暴風奔港灘不及之時急搶上風多拋鐵

猶牢繫繩纜如重載船則頻頻點看水倉怕有客  
水侵入隨處剗艙如小船則看風色何如別尋泊  
處如春夏間於港汊內泊船須要多用壯繩深打  
樁橛不以早晚恐有山水發洪衝突之患

海舟宜加警風迅之期歲凡仲春東南風始迅番船乃  
北行入夏風尤迅海人名船趁風日可行數百里

### 海運膠萊新河

自淮河入河北岸隔一里爲支家河可開通經新溝至  
安東縣有澳河嚮水三义俱臨淮可通東則有東  
連河朱家河白家溝七里河流入淮又東有鹽場  
河平望河界官河牛洞河車軸河流入海俱宜築

塞中有遏蠻河在淮海之交可置閘以殺水勢西則有沐陽水濶而爲大湖傳湖又有楊家溝西連河崔家溝古閘河皆入連河水道自支家河至連河海口計三百八十里入於海由海州贛榆至山東界歷安東衛石曰所夏河靈山衛膠州瞭頭營至麻灣海口計二百八十里隔馬家灣五里可以開通經把浪廟新河口店口杜陳村閘戴高劉家大閘王朱杜家小村至平度州又經窩鋪停口大成昌渠小閘新河集秦家庄海滄口至大海口計三百七十五里大海口至直沽四百里通計一千四百三十五里與地志云登萊本海運故道然勢



險難圖稽之往蹟平庄及州東南有南北新河水源  
出高密縣至膠州分爲二流北河西流入萊之海  
倉口入海以其自膠城來故曰膠萊蓋元時所濬  
可避迤東海道數千甲工之險世固未能舉其說也  
嘉靖十一年巡按御由入方遠宜巡歷東萊訪茲遺  
蹟乃檄使采詢直抵淮北海始得其詳爲圖表之于  
是水源之通塞山川之險易道路之遠近閘壩之  
廢置若指掌然嗟乎使漕運常通無容議矣萬一  
有梗塞焉海運其容已耶海運行則膠萊之故道  
不可不復矣

平度州東南境有南北新河元時所開以避海運放洋

之險其水源發高密至膠州分流爲南北新河自膠州入新河行二百四十里至萊州之海倉入海自迤北新河店置閘以達安東止八十里可海通此河通免登萊大海一繞千里其便無量惜歲久盡塞今副使王獻力主開復并於馬家濠鑿山麓通之苦工浩且人溺便安未及告成此不可終已也又聞之萊州守南皮湯賓云新河東自膠州歷昌邑濰縣西北出界河口只有八十里內六十里海潮日到其二十里淤塞舊時閘壩規制俱在至小直沽甚易易也愚聞之劉白川憲副亦云其談尤詳確

海運擇文登南之成山登州北之沙門此兩險多磧又成山突出當東洋之衝沙門旋扼處北洋之腹宜無靖勢新河一開可避兩險不爾則古濰水及沽九河皆可免於成山沙門方今山東會通漕河整脩靡萬移以盡力於斯何弗可爲也

太祖時遼東邊餉海運給之今山東輸納亦由海上進界河口淮安米貨直可運至萊州界

### 新河之議

蕭端蒙

自古之漕有三曰河曰陸曰海然各因時以制宜量勢以制便要任通利而已夫漢都長安唐都關中阻河據渭以東臨齊魯荆吳其輓輸爲稍易宋都洛

陽汴水旁及四達之地也其輓輸爲最易元都燕京去江南極遠而漳御江淮勢不相屬其輓輸爲稍難故運道易者則河陸致輸難者則浮海入貢何哉其勢然也哉

太祖高皇帝嘗以七十萬石餉遼東

成祖文帝帝初年以七十萬石至北京亦由海以達也至十三年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十萬餘疏鑿會通河運道通利乃始專向河漕罷絕海運矣于是百八十年來輓輸之卒千里踵接湖湘江淮之征萬艘雲集軍無覆溺之虞倉有儲積之富倚與休哉誠千萬世大利也而議者或欲習海運以復舊

或欲䟽膠萊新河以並漕何蓋

京師天下腹心也郡縣猶支體也運漕猶咽喉也故積貯者生民之大命也轉輸者

朝廷之急務也卽一旦或有意外之虞沙滯金龍之口河浮原武之涯則泗沂沆汶之流皆不足恃而清濟之間爲咽喉之梗矣浚治不及施其巧排決不及展其工將何賴以善其後與夫海運由安東循靈山歷陳家之島邊岸而來則觸浮勞之險放舟大洋入黑水夾延真白蓬經芝芥沙門則蹈萬里濤湍之害未易輕涉也其故道雖在閑習雖便亦未可以輕議也此新河之議所以匿執事之慮

也夫新河南至蘇灣北至海倉其間相距者纔三百餘里耳非遠若滌海數千里之阻也下歛三沙之洋上接三山之渤海濤流入其勢自然非若引汶絕濟強決細流以畜注也此固元人之所爲經理而未成者也然究其所難鑿者獨馬家壩之石底耳今馬家壩聞已濬渠矣壅塞者通而建八閘以相漕引矣九穴之湖張魯白現諸水已決引而經流矣江淮商貨已達蘇灣之處矣是垂成之功可乘之勢也昔丘濬謂會通河蓋天假元人之力爲我

國家之用斯新河也又非元人爲我經畧之前驅與

不然何向之䟽鑿未通者今始有成功之漸也嘗  
攷我

朝初浚會通河工部尚書宋禮刑部侍郎金純矢忠  
畢能積數年之勞動數十萬之衆經數百里之地  
而運道始達然不以爲勞者誠惟國家之急而建  
萬世之功也今新河有易乘渠隄起滎陽至海口  
千餘里以分河汴之流故不計穿引之勞以尋河  
渭之便者鄭當時之勲也不憚千里之役以䟽河  
亦之勢者王景之能也當時稱便後世利之夫新  
河在膠萊之間其地脉固相屬也靈山小竺之崖  
邊海之處而運輸之故道也海介之口直沽之近

徑也由天津直沽以泊新河固無齊轉販之熟途也今聞濬者已及三百里所未通者數十里之泥沙耳非必起滎陽海口千里之役也非若自長安傍南山穿渭之難也而轉輸甚易漕輓為便昔丘濬申海運之說謂河運雖通人輒如故海道雖險而省減十倍若新河成則省減尤多而未無海患此有識者所以過計而申其議也若必尋常而守之是漢渭渠無用穿而滎陽海口治隄之卒不足發矣夫利者聖智之所必趨也患者賢哲之所必計者也見利而動慮患而防所以成大業而裕後世之大猷也故會通河者經遠大利也新河者權



宜之一策也此禁一定而世世可無患矣庸可弗  
議乎

蓬窓日錄卷之三